晉書

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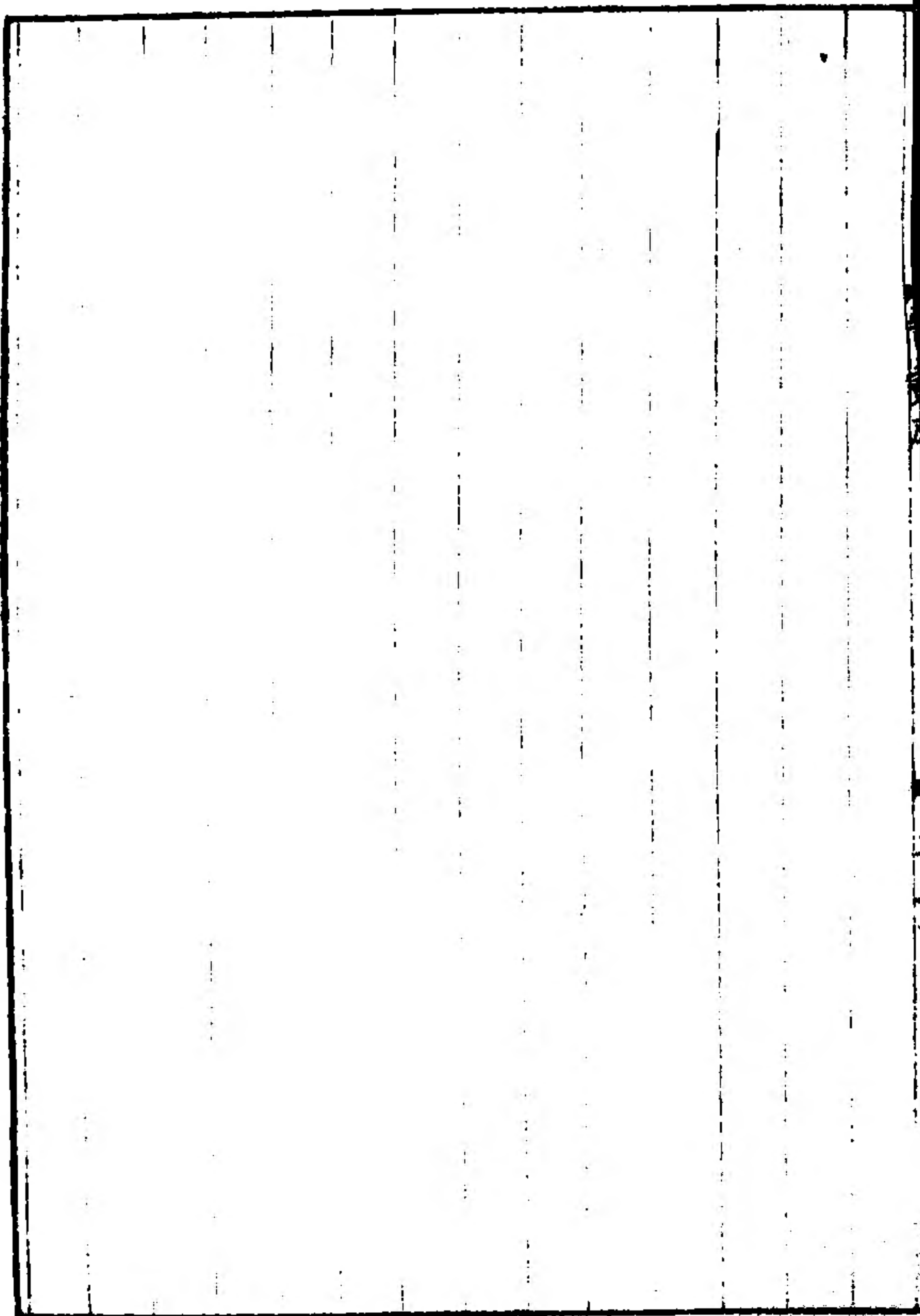


晉書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餐羶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塲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絕地脉苞玄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運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為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没兩

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劾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皝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孫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弁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

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劉元海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黄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内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

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齔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踴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

中爲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没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憙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閒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

恐死洛陽永與子别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儁傑無不至者幽兾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絶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爲

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為皇太弟以元海為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為殿下没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為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

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元海至左
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
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
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
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万將討鮮卑劉宣等
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隷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
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
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
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
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
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
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乱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
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

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絶黃巾海沸於九州群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

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為群公所推紹脩三祖之
業顧茲尪闇戰惶靡厝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
群議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
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置百官以劉宣
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劉宏為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
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万餘户
下山東遂所在為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
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
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
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飢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
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
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板橋為琨
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已
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

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赴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尅殄彊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尅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己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子裕爲齊王隆爲

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万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于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迴軍而南壁于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叅軍孫詢將軍丘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傅詢召

聰等還師王弥出自轘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弥戰于新汲弥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延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赦其境内立其妻單氏爲皇后子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元海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歡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録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爲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僞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内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僞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鋭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説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内大司馬握十万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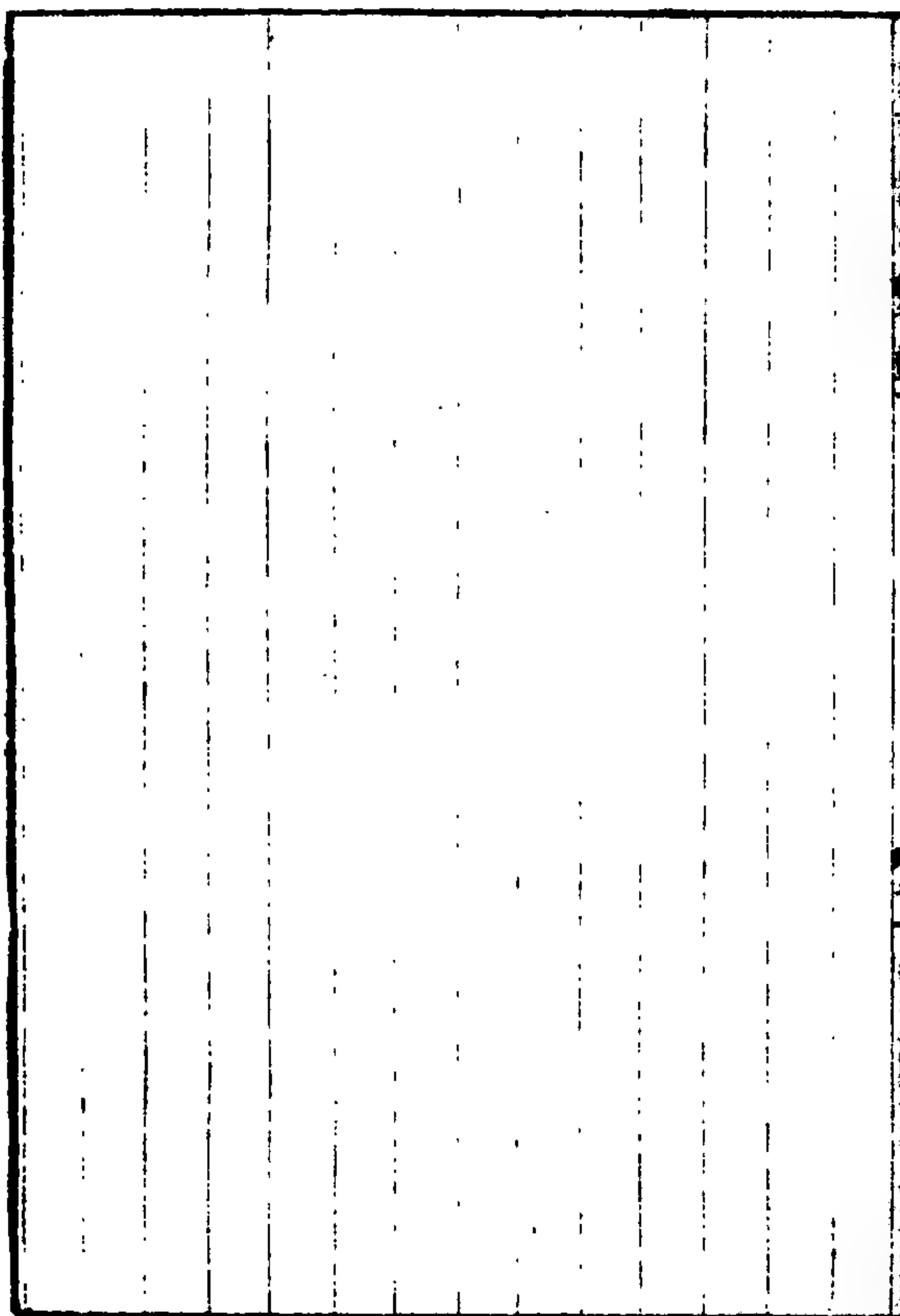
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尅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絜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嘆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

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眞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勲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晉書百一

載記第一



晉書百二　　　御撰

載記第二

劉聰　子粲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頤辟爲主簿舉良將入爲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旣殺其

兄和群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其子粲爲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爲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爲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爲大司空僞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烝焉單即乂之母也乂屢以爲言單氏慚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爲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

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社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飢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禄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平劉雅率騎二万攻南陽王模于長安粲曜率大衆繼之染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邽模乃降染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鰲辛謐及北宮純等于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

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
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署劉曜爲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弥爲大將軍封齊公尋
而石勒等殺弥於巳吾而幷其衆表弥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
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弥部衆配之劉曜既
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
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
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南將軍率衆五万攻
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万會之曜遣
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鋭卒與諸軍戰于黄丘曜
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禿紀特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
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爲皇太
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
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

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爲允聰
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
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
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
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
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
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
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
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
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
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
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
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
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顔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

曰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
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
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
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靳沖寇太原平北卜珝率衆繼
之沖攻太原不剋而歸罪於珝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
不得加刑沖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沖左都水使者
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
不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
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
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
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爲臣
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
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
下改往脩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

乃因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乂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眞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脩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粲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乱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勲舊逆臣之孫苟榮禁闥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

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之義臣輒同
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
喬距之戰于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
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
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爲兄弟乃告敗
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衞雄姬澹等率
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
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
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
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是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皇室
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
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
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
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讌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

光禄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鴆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䳌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爲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莽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群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群后饗万國矣昭德温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内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内爲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䳌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

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爲不朽之迹故能
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
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
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爲萬
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乱朕心朕殿何當得
成邪將出斬之幷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群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
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
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
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鏁腰
而入及至即以鏁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
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䟽切諫聰乃觧引元達
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愍帝即位于長
安聰遣劉曜及司隷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率衆
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

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黄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粲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粲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粲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粲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遥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産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宫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

公禄綎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為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户二十餘萬萬户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録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都劉延年録尚書六條事劉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大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劉曜為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相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刃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

謀類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
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
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
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
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虢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
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
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
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
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
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爲相國總百揆省丞相以幷相國平
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
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
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
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

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乂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宮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

劉宣齊魯之閒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泉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皐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爲右皇后左司隷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禄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隷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

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
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
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饑甚去黃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
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
應曜曜進據黃阜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沈宣
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脩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
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
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敘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
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
動至數千万沈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
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
之郭猗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
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
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

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又許衞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衞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

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
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荅云臣誠負死
罪然卿惟主上聖性寛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註僞故也皮惇
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
準從妹爲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
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
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
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
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
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衞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
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柰何
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
之禁固勿絶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旣素好待士
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

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决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閤誅其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群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間猶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

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群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荅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

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遣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乱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灑掃宮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悦封沉等爲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飢甚人相食啖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飢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万屯于并

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勸勤不奉命潛結曹嶷規
爲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即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
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
在外飢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
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
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
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飢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户石
越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
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殿
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誡懼之心讌群臣于光
極前殿引見其太弟乂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
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
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大
夫懷安侯使粲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東宮

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乱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機上俄而蘇使左右機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虵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

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旣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裹甲以備之乂以爲信然令命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

沉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
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
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
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閹豎所怨也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
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
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平陽冀雍尤甚
靳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災異門閤
宮殿蕩然立粲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
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
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
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
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隷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
騎騎兵將軍劉勲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擊之爲
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

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雅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勲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絶良久乃蘇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勱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

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簀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鏡形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為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之此

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
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劉曜爲丞相録尚書輔政
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爲太宰劉驥爲大司馬劉顗爲太師朱紀爲
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録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
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
年僞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踈遠忠賢昵
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
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飢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旣嗣
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
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
内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内改元
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
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幾陛下若不先之

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顗大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劉勱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吴王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録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禄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宫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禄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宫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宫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禄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

入也準殺之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巔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

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遥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群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寃之

載記第二　　晉書百二

載記第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群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劒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劒隨四時而變爲

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為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乱大倫群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勲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於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

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諡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沖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氐羌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勑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

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廪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氐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陜城西明門内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

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
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氐巴
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乱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
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
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
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
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
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勑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
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
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
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没奚官者
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
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
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弥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

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万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氐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險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鋭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遅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剺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群臣于東堂

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襃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録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勤兵梁宋追慟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襃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禄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飢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問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

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揺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巳下十三巳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曜命起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䟽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衞文承乱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酆明觀市道蒭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勑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万酆明功

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内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闇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魋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奢儉固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欽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

昌子芭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數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酆水囿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嚻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為勤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眾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乱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勤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勤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

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黓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靭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荅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户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獷爲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

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
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列將二千
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死也遂大
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
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安因寔而謂
之曰劉曜巳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
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
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
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參軍又遣其弟集
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
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汧城
拔之西州氐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
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領左長
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

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絶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僞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恭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爲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爲先社

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万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内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年陳安攻曜征西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

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武督後眾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眾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署其大司馬劉雅為太宰加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劒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沖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眾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

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寛愛養將士同心肝𩦺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𩦺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户于長安氐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彼

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既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鎭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鎭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鎭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没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眞乎固

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
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勲格
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
卿之子孫柰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眞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
吾不過爲卿封之以一國義眞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
王立㣧爲世子㣧雖少離屯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
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
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群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
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儒謹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
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
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
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
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
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

下若以爲疑也固思聞臣等畢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絶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向况儲宫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熈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宫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熈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

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万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濵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尅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劒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尅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万入自成臯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遏絕

內外岳眾飢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三万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忩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幷氐羌三十餘人送于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胤為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為之曜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為太尉録

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僞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皚女芳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置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以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 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

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
死巳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
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尅掠三千餘户而歸張駿聞
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
守張閬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万人自大夏攻掠
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
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絶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
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
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
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
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鋭
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侯大戰敗
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
曜遂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

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乗赤馬無故跼頓乃乗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乗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

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帕以見曜
曜曰乆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生負盟之
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
速降之曜但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
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
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
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
關中擾乱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
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
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
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万距胤戰於義
渠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
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胤幷將相諸王等及其
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

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筭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略胃都論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弥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旅既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

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謇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閣竪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遺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導渚粉忠貞於戎手聚搢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厖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剏之列辟載旆秉時興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絶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庚珉之淚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乱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蹔偃和苞獻直鄷明罷觀

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彊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
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
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罕嗣冒頓爭雄胡旌颺月朔馬騰
風埃塵淮浦𧆛呼河宮未央朝寂謻門旦空鄗歆之慮辛有知戎

載記第三　　晉書百三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冑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麄不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

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群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敺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

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為群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顒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埽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

勒為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兖州越大懼使茍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尠於樂陵尠死之乞活田禋帥衆五萬救尠勒逆戰敗禋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為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者万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𠣘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說𠣘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𠣘督等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海署𠣘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𠣘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己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元海屢招而

不能致勒僞獲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黄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幷軍寇鄴鄴潰和郁奔于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赦亭田禋于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万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

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
桃豹逯明吳豫等為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
説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
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
卑沒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
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
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
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
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為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
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
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羆攻睹圈苑市二壘陷之
羆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
餘口東襲鄄城害兖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
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

裴純奔于建業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轅勒至成皐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万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

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嶷率衆救脱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脱囚嶷送于平陽盡幷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岠棄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詔吏

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大傅長史庚敳等坐之於幕下問以
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
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
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填
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惲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
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
甚衆因率精騎三万入自成皐關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
勒歸攻彌曜遂出轘轅屯于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
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
勒進寇穀陽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為從事中
郎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為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
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暾之說將先誅勒東
王青州使暾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暾得彌所與嶷書勒殺
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

之獲苟晞也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幷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讌于己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

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旣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幷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鎭東大將軍督幷幽二州諸軍事領幷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苟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飮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出兵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蟻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

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乱當須雄才遥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吴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吴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吴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楊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

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　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季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

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内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旣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内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

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綸張豺擁眾數万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蘷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眾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眾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

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並勸勒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

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
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
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
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
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
撫之命段末柸為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
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
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為主簿攻乞活李　于上白斬之
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
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
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
渤海太守劉旣率戶五千降于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
如故拜其母王氏為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
飾一同王妃段末柸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

尤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牢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旣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季

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
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幷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
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
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
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内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
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
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
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
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
值晉綱弛御海内飢乱流離屯厄竄命兾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
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
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
乱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
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

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儁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荅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

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内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沉吟未幾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内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

出二句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
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
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
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
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
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
拔幽都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
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
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
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
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
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
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
姧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使其將

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
憲資給車服數朱碩棗嵩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
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靳市等于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
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
掾傅遘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
奔段匹磾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
平幽州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
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
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
廩丘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
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
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温嶠西討山胡勒將逯明要之敗嶠于潞
城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閲實人户户貲二匹租二斛勒將陳

午以浚儀叛于勒逯明攻寧黑于茌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龍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勔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眘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勢從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逯明擊寧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景亭兖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

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鴦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演即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為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万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幷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退孔萇追姬澹于桑乾勒遣兼左長史

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妳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蒱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幷兗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䐗久而不剋勒問計於張賓賓對曰馮䐗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龔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爲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于幽州溺水而死馮䐗率衆降于勒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

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蜕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石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内史荀闓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柸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叅軍王續賫金寶遺末柸以間之末柸既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陽帰順恐勒襲之遣叅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恨恚與郭默攻掠河内汲郡段末柸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爲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末柸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嶷據有青州既叛劉聰南禀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

疾甚驛召勒爲大將軍録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鈇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鋭五万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戸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内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

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内史周堅害沛内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内覘大駕彊弱謀待脩之返將輕襲乗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脩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脩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

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旣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叟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叅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旣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飢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桃豹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

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周孫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感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

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幷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群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載記第四　　晉書百四

石勒下

大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巳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
田死義之孫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
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
宮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
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遊擊王陽並領
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群劉謨等爲門生主書
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
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
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
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
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
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群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群

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玆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己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沲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沲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鴦十餘營萇不設備鴦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黄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万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

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況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邪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万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群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師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爲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

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勤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鴦爲亞將衞麟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户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勤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勤歸順勤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參軍王愉使於勤贈以方物脩結和好勤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荅之自是兗豫乂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奥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勤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乱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

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勤從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勤勤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閒壘辟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勤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勤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勤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勤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勤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

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爲車騎將軍率騎三万討鮮卑鬱粥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万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爲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兖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兖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擧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

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酇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闚闕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羌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眾三万季龍將盡殺嶷眾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

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勸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徙徐揚州兵會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汭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尅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

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剌客雜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僭叛以許昌降於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眘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繒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

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慍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謂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勒旣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脩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万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尅遂寇逡遒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闓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茌平令師

懂獲黑兎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兎陰精之獸玄爲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攺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万餘户劉曜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万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

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鑾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万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万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万于城西弥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

闇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狥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衞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季龍尅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群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荅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群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

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宏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爲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尚書署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祕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齎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群臣固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

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勒荆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馳勑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羌所敗隴右大擾氐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掎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

死事之孤邂逅羅讁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
陳豬妻一産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
麗肅愼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
馬詵奉圖送高昌于窴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
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
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
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
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
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
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
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
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
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
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

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
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
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
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勑停作成吾直臣
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
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荅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
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
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
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
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梓潼
建平漢國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
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
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
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

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
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
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
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
當在二劉之閒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群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
趙胤攻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
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
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
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
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
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
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
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
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況群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

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旣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乱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黄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怨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涅

水敗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群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脩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録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録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絶弘震及内外群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諭

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沖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

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
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
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
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
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
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群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
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
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
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
任彊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衞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
也卿當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
顧命勿爲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
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
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以

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

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
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
黙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
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
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
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熈
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爲丞相魏王太單
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揆季龍僞固讓久而受
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
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宣爲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隷校尉封
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
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
子宫曰崇訓宫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

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内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兖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兖州失期不尅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万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郎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之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

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巳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氐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爲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齎璽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眞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

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幷宏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在位時年二十二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濶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筭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乱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劒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筭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爲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辞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

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載記第五　　晉書百五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㔨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娉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

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
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
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即位
之後大單于必在巳而更以授其子宏季龍深根之私謂其子邃
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
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
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
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
勒子弘群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至多難海陽自棄
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
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
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
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
郎闓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

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遣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遂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盧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飢疫而還遂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遂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遂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

遷於鄴尚書請大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即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

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吏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頼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盪為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

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閶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㔨邪為 武皇帝父寇覓為太宗孝皇帝立其鄭氏為天王皇后以子邃為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

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遇而献之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无道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遂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遊威刑失度遂以事為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私謂常從无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季龍聞遂有

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与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
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
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
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逕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
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
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
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
秦国來當王小秦国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
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
龍嚴諶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黄帝建元曰
龍興赤眉与經爲左右丞相龍諶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
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无血十餘日而面色无異於生季龍將
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万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
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横海將

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万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將步騎十万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并率衆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群盧諶司馬崔悦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万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万餘于雍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

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
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剋就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
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
爲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
其群臣於襄陽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礼
賜倖偏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
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万斛以給之又以船三
百艘運穀三十万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万餘屯
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万擊朔方鮮
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万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隷請坐守宰季
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邪
司隷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
司隷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黄鉞鑾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
庸公日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

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
東麻秋百里郊迎勑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
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
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衆三万迎遼爲恪
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餔乃削秋
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
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
官免郎中魏奐爲庶人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
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万冠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于
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
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
于邾西死者万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
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万户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
之擢殿中御史李矩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慴州郡

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
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
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辛等十有七姓蠲其
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敘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
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
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
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
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
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
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徙皆當申奏
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
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
鄴城舊軍滿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万斛
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從遼西北平漁陽万戶于兖豫雍洛四

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爲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爲失銓考之軆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皝襲幽冀略三万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勑平原爲起甲第先是季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岂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荅之幷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别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辞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爲陛下之患者毋

楊也區區河右焉能為有無今斬馬謖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弗克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内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内少馬乃禁畜私馬匿者要斬收百姓馬四万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万人又勑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為水所没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姦黨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

乾坤宜賛万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潜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慚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覧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

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万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剋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四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

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勑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群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祆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万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决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謨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礼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

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万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万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燕公石斌溺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甚密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龍饗群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万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臨宣武親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

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万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楛矢之愆要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黜農爲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居臨万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

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眚弥顯天文錯乱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
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奬之所致也昔楚相脩
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群公
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
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畤于靈昌津祠天及
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
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
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
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厭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
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决不復啓也司徒申
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
漸以示軌儀太子国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
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鮮不及禍周有子
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乱国害親惟陛下

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珎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
約素狎珎戲之曰溺中則愈珎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
中珎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珎
有寵於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
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
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
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
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
長安未央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躰重不能跨鞌乃造獵車千
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
行樓二層於其上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
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
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
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万人脩洛陽宮發百姓牛二

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万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万摠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

卿已下朝會以日吉凶之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符洪諫曰

臣聞聖王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内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臏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爲者哉盤於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万里奪人妻女十万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脩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具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万尚未及脩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載記第六　　晉書百六

載記第七　　晉書百七　　御撰

石季龍下 冉閔附　遵　鑒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璩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為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堈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

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
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時沙
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
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
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
陳天文錯乱蒼生凋弊又因引見又面諫辞旨甚切季龍大怒曰
牆朝成夕没吾無根矣乃促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
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鶵五頭長一
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国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
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鑾北城引水于
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乗大輅
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
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
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既馳逐無厭在於陳列行宮四

面各一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
炬星羅光燭如晝更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
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
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
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爲御有乱其間者以冒禁罪罪
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
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弥甚宦者趙生得幸于
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
華將張瑁於河陜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
降于季龍自河已南氐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
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
甚謂所幸楊柸牟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
吾入西宫當盡以韜之国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
行大事蔑不濟矣柸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

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没後分為七道每
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
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
韜讌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
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
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柸牟皮年成趙
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
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
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
從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
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
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危惙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
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柸家柸夜與五
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

語訖便入科寢閤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令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于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於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

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耆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腹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勑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

季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召
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
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爲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
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
郡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
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
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
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踴抃大呼梁犢乃自稱
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軺
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无不摧陷斬二
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
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椅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
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時至長安盡鋭距之一戰而敗犢
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季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

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
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皋犢東掠滎陽陳留
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
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
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沛郡始平人馬勗起兵於洛氏
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
月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
斌為丞相録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
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国
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
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
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勑朝堂受拜配
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
荅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閤龍騰將軍中

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僞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爲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爲己之副鄴中群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季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

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
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上自相持未下京
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
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于李城遵檄
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
鋒豺將出距之老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
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
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
今皇嗣沖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
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
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
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曜兵入自鳳
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閤斬張豺于平樂市夷
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

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至于再三群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園封世爲譙王邑萬户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其妻張氏爲皇后以石斌子衍爲皇太子石鑒爲侍中石沖爲太保石苞爲大司馬石琨爲大將軍石閔爲中外諸軍事輔国大將軍録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太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遍鄴城石沖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輙廢殺罪逆莫大其勑内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弑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

大駕沖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沖師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季龍號其墓爲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帥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逵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衆赴之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秀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刧苞送之于鄴勳又爲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尒爲儲

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爲都督揔内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宫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廻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刼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棊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僣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録尚書事郎闓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鑒使

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乱鑒恐閔爲變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幷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国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爲大都督与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无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内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欎帥衆數千守鑒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内

日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勑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爲已用也班令内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无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国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沈屯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陽群屯桑壁劉国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数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帥衆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两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帰于冀州閔与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

沉等使承虛龍衣劉官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季龍小男浞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勑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浞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脩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弥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鑒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

尊号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国号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毋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以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録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縣公封其子裔明裕皆為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鑒死僭稱尊号于襄国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乱中原今以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来也朝廷不荅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表真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迁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国石琨率衆十万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国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邯鄲死者万餘劉国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関張賀度段勤与劉国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群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黄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継之戰于

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緜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无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国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下光禄大夫韋謏啓諫甚切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国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兾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滆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孫威候琨于黃丘皆爲敵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

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胡王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国行宮与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琳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飢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无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户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飢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乱无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

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群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祗首于通衢閔兖州刺史劉啓以鄄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国閔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荆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虎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黄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强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国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国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国宫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

軍范路師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剋幽薊略地至于
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
張温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
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
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鏁
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
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
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
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及董閏張温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
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尓曹夷狄人
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
百送于龍城告廆皝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
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飢人相食季龍時
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

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国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天子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後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乹右僕射郎肅自殺儁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歳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玆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秉

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群鳴鏑汨乱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乱及惠皇失統寓内崩離遂乃招聚螘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欤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乱政之愆戮彭祖於襄国數以无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氈裘襲冠帶釋介胄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国曷以非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无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恚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惵惵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既而父子猜嫌

兄弟鷽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旣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晻三精狡焉石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群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亡其由禍盈

載記第七　　晉書百七